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九

鄧

一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兵考一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

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間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

使帥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者也春秋傳曰王

使帥公命曲沃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疏云此皆據在鄭時為卿大夫州長黨正族師團圉晉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為

官卑故略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

而魯顯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

是前無三軍惟僖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

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肝江李氏

卒為承承有偏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

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旅卒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

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使功令之事追逐也春秋公追戎於濟西晉何捕盜賊也疏曰五人爲伍即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五伍爲兩即五比爲兩兩二十五家兩二十五人四兩爲卒即四兩爲族五師爲軍即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百人管子內政寄軍令在鄉五家爲比以警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爲伍則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之在軍則爲兩司馬領之在家爲軍將乃均土地以稽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正在軍爲族師在家爲州長在軍爲師師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

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

二人均平也周禮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

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一凡起徒役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養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乃當徵召

運密賦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者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乃當徵召

營守於王宮者也曉曰此謂六鄉之內上鄉致帥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養卒也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昵致昵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

二人也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大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

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大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

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

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

周詩曰其車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戡藏干戈教

以文德而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

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西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瀍

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瀍也術大道也川水之通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

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狝會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

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

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四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

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選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

法計之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

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

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又曰周制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

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

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

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習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邱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瑗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尙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六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兩 二十人 兩司馬中士 六軍兩司馬五百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六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旅 五百人 旅帥下大夫 六軍旅帥二十五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六軍師帥五十人

軍 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卿 六軍共六人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 爲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 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 四邱爲乘故曰邱乘 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

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議之師也

牧野之師紂七十萬意通折皆發

大司馬遞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萬有餘家

牧野之異等物有諸侯車吏師導郊野之別此見其通征

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

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卽用諸侯人耳或遺上

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

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徵帥於諸侯如詩常武文王命獨士太師

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魯追貊以韓韓於淮夷以

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況後世

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閭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

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

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

工商各三也

士鄉十五

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墮不在郡邑之數則下云五鄉是也

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

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

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

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

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

小戎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夏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

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

工師之鄉

國子帥五鄉爲高子帥五鄉爲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

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遽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畫戰目相視

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

周制

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齊車一乘五十人萬八千人爲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與子云齊桓集

士五萬人未詳善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

制野鄙之政此以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

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

也長

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

王五正聽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大夫之治

下政聽鄉

下政縣帥自邑積至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

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

長勺之戰桓公自爾有帶甲十萬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

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

當時地廣參用王說之制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

明蔽暨下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嘗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

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摘之亦嚴蔽暨蔽明下比之罰五屬

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

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

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

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

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

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厯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

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取三

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

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

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欲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國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書碁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邱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鄆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羞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歡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故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商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盡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莊十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

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僖十五年穆公獲晉侯呂甥言於衆曰征繕以輔遷子甲兵益多

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十七年



卻穀將中軍卻縠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爲尊三軍則中軍爲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一千五百人按楚爲敗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邲南甲

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爲六軍按吳子晉文公召爲前行四萬以復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蒐

遂作五軍三十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襄公蒐於夷文公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

景公鄆之戰宣十二年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案之戰成二年卻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大軍實案之功

上中下各增新軍成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黷趙旃皆爲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鄆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悼公初尙四

軍襄公八年雖伐鄭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明年遂舍之宣十年傳曰禮也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

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秦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

齊元年作邱甲邱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

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六十

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

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爲社邱乘桑盛是也以乘爲甸衛良夫乘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

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邱甲者卽邱出甲一人是一甸之

中共百人爲兵也穀梁以爲甲非人人之所能爲杜預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

於紅至增三之一耳明年戰於鞍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

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合至是

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三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

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根牟魯東界南境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

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於北蒲年十一於昌閭年二十又於北蒲

者再年定公十三年獨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

兵威以爲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

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邱乘之制民無餘力矣兵賦之法因其田財九夫爲井十六井爲邱通出屬

一匹牛三頃今欲別其田及衆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肇路藍縷以啟山林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荆尸設師

楚武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楚也尸陳立楚武王始更此爲陳法遂以爲名子餘闕亦成王地方千

楚陳所刺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弓矢利遠是長兵子是短兵楚楚參用子爲陳成王地方千

里城濮之役年二十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以

數之六卒將中軍蓋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上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有師左師潰楚敗釁子玉收

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惟中軍完闕不敗者止若敖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卽其親軍今日西廣正分其一而

已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閭臣以宮甲圍成王是宮中兵也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晉

散者子玉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於時子玉既爲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

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

與若敖氏戰於鼻游敵於敵君戰則兵強可知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

潘崇掌編

列之尹杜注官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內官序當其夜以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

待不虞注官當同編列之尹都君子王馬之屬所以親衛於王出入同之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

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於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

左司馬期思公復道一人爲右司馬當中莊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

失則左司馬二人爲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莊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

爲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於鄧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蓋正軍也是時孫二廣以爲親

軍傳載樂武子言楚軍制曰其軍之戎分二廣右廣初駕數鳴而翼日中左受之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鄭氏曰廣干

從之乘風爲右彭名御左廣爲右必以終自是楚之樂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爲王親軍右廣初駕又曰王見右廣將

受之以及日入曾左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靈衛戴安當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傳二十八平西廣從

子玉時子王專軍政故分四廣以屬之今鄭之戰則二廣皆以侯王選載其曰楚之樂廣先左杜預雖云以樂左

得勝然實則楚人向左故游闕以爲游兵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遊兵往樂游闕者觀兵

軍分爲二廣而王則樂左游闕以爲游兵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遊兵往樂游闕者觀兵

不係步伍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爲樂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馬法百人爲卒

今一廣十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

十五乘之偏井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

以偏卒補之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曰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

軍左拒當晉上軍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尋前茅慮無中權

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有三處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軍行時又

分左在兩期挾轅以爲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收樂轅楚則以轅爲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戰兵以備不虞其

行至於對陣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爾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

則爲備如今軍行令人趨在軍前斥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緝及白爲緝與軍人爲私號曲禮前有本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

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

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樂子秦置陷陣三萬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

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

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

公戰怯於私鬪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

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

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級後通關內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

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水北有林胡樓煩樓煩屬雁門郡西有雲中九原二郡南有滹沱易水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

於棗栗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

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

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井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 說韓宣惠王曰韓氏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二縣洧水南有廛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南力韓

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駘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時力謂得時力皆射六百步之外韓

卒起卒而射百發不暇止連者括蔽洞胸近口鑄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冥山在朔州北棠谿在隰州墨陽在

合國之合贖戰國策作合相春鄧師宛馮鄧國有功鄧劍因名鄧師宛人龍淵太阿二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挾拔拔音決謂以革爲射決射機也拔音伐謂機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疏勁弩帶利

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

兼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輻殷殷輻音反若有三軍之衆巨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即魏氏武卒也注蒼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有蒼頭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養之卒謂養之見後班固刑法志

五千匹此其過越句踐武王遠矣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

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

役未嘗背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言臨淄自足齊有軍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伯王

之資也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而秦

更各角抵師古曰抵音丁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

臆師古曰臆音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音橫從秦國爲衡從音子容反

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轉相攻伐代爲雌雄師古曰代齊愍以技擊疆足備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

地形東西橫長故爲衡也轉相攻伐代爲雌雄師古曰代齊愍以技擊疆足備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

以武卒師古曰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

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上下離心政謀不長故可變而詐也夫

仁人在上為下所印作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若若椒蘭顧

視其土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築攻築猶有巧拙以築攻堯若耶投石夫何幸之

有師古曰詩曰武王載施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止也言過建號與師猶本也雖執威鎮以敬為

先故得如火之言以仁義緩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始可用也師古曰

同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度曰作大甲三屬也如灌曰上身穿一脾一經

也一凡三屬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也今也又帶劍也

也音盈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

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隱隄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隱地

也酷重辱也劫之以執隱之以隄師古曰秦地多險阻其民於險中也也臣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狃

女教反道也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度曰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

長是最為有數故能四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

日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蘇林曰鰓音慎而無禮則惠之惠細懼貌也張晏也至乎

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

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謹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畏而晉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讀而未善陳者不戰善戰者

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

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師古

傳四年伐楚大於陝費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亡亡國所謂

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閻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人郢楚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

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

晉樂以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繁王於沂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

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窮武極詐士

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蔡起雲合果共軌之師古曰蔡樊風也如蔡之起言其速斯為下

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

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臏報應之執各

以類至其道然矣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

國而軍制亦屢變故據左氏內外傳諸書略考諸國之兵制至戰國時六王爭強軍政雖無可考而略見於蘇秦

之說班孟堅西漢刑法志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可考故具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

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



勝廣起

里門左關里之左凡居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

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西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

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

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

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

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

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山齋因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爲秦之亡非關

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

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盡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

諸侯更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更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

辱秦更卒秦更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

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翦

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

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聳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

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九終